



巴·舍 布 寧 著

瑪瑪耶夫崗

瑪瑪耶夫崗

〔蘇〕巴·舍布寧著

子 叢 譯



光明書局出版

原 書 名 МАМАЕВ КУРГАН
原 著 者 П. ШЕБУНИН
原 出 版 者 ВОЕН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49

瑪瑪耶夫崗

著	者	[蘇] 巴 · 舍 布 寧
譯	者	子 叢
出	版	者 光 明 書 局
		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〇三一號
		(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)
印	刷	者 新 中 央 印 刷 所
		(上海康平路一五八號)
經	售	者 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

字數 912000字 開本 787×1092 1/27 印張 42

1955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—11,050冊

定價一元零八分



內 容 提 要

這是一部以蘇軍在斯大林格勒近郊的偉大勝利爲題材的軍事小說。作者通過許多次緊張激烈的戰鬥場面，描繪了斯大林格勒保衛者們的輝煌功績和英雄形象；顯示了蘇軍高級將領卓越的指揮藝術和戰士們無比的勇敢機智。他們不僅在頓河和伏爾加河之間抵擋住德寇的猖狂進攻，消滅了它的數十個師，而且堅決牽制住它的兵力，贏得了準備全面反攻的時間，終於給法西斯匪徒以殲滅性的打擊，扭轉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整個局面，並由此保證了衛國戰爭的最後勝利，決定了全人類的命運。

定價 1.08元

主要人物表

安東·卡里加諾夫——戰士

尼基弗羅夫——戰士

費道爾·斯切泰柯——戰士

維克托爾·梅德威查特尼柯夫——狙擊手

華西里·扎爾采夫——狙擊手

舍甫琴柯——師政治部主任、一級營政委、中校

維根季依·鮑里索維奇·巴塔洛夫——營政委、少校

伊凡·格利高里耶夫——師部報刊編輯、上尉

雅斯特烈鮑夫——指導員

尼古拉耶夫——團長、少校

謝苗諾夫——營長、大尉

古林——俱樂部主任、上尉

霍羅舍耶夫——營政委、少校

克拉娃——護士

伊凡·阿姆勃羅索夫——戰士

薩普雷金——傳令兵

伊里亞·舒金——砲兵連連長

道爾果夫——營長、上尉

尼古拉·費里波維奇·勃拉秋克——師長、上校

杜布柯夫——團政委

薩瓦德斯基——師參謀長

克拉夫佐夫——營長、上尉



掩蔽部裏是昏暗的。由於近處砲彈的爆炸，木牆外面沙子緩緩散落下來。那副板門，看來是從劈柴房或牲口棚上摘下来的，在生鏽的門樞鉸裏吱嘎作響，碰擊着栽在地下當作門框的那根粗木料。

門上蒙住一件軍用雨衣——這是用來保暖的。亮光僅僅從朝着德寇陣地那方面的一個小槍眼裏透進來。但是這個小小的光源也被紅軍戰士卡里加諾夫的結實身軀堵住了。他正在機槍旁值班。他不時轉身向自己的兩個同志望望，他們倆在土壘起來的床上躺着，床上鋪有戰利品軍用雨衣。

『你可別看他是個少校！』尼基弗羅夫用胳膊肘支起身子說，他是個年紀已經不輕的戰士，身上披着一件軍大衣，

沒蓋被子。『在卡斯托爾諾近郊的時候，我就跟已故的彼得·阿法納西耶維奇一起作戰。像他那樣的指揮官真是不可多得。當時我們是突圍。他集中了一個支隊的兵力。大砲和迫擊砲在開火，我們就向德國人衝去了。軍校學生是憎恨德寇的人。大家向前衝着，還奮不顧身地給彼得·阿法納西耶維奇擋着槍彈。就是這樣突圍的。可是那些胆子小，拚命要縮到後頭去的人，却留在包圍圈裏了。這樣打了整整一個月。我也許比你了解得清楚，彼得·阿法納西耶維奇是我們的一個怎樣的指揮官。你呢？你只在克拉斯諾菲姆斯克的時候，才加入補充軍到我們這兒來。你見過什麼？』

『打了一個月……』他談話的對方拖長聲音嘲笑地說。『不過我也許是從戰爭開始的第一天起就在打仗，我是從普熱米什爾近郊撤退下來的。』

『撤退！』尼基弗羅夫也冷笑一聲說。『這就是了，我和彼得·阿法納西耶維奇可沒有撤退過！在卡斯托爾諾近郊，我們是怎樣佔領了陣地，我們也就是怎樣堅守陣地的。我們整個師也都堅守不退。可是德國鬼子每天攻擊十來次！我們的右面駐紮着一個什麼旅。它支持不住，就撤退了，跟你從普熱米什爾撤退是一樣的。』

跟尼基弗羅夫爭論的那個紅軍戰士沒有注意到這句嚴厲的評論。他從報紙上撕下一大塊紙，做了一根粗大的烟捲，把紙吹按在石頭上，聚精會神地打起火來。只有他那雙深深凹下的黑眼睛在閃光。

『嗯……』尼基弗羅夫繼續說。『駐紮在我們左面的另一個師，也開始後退，後退，就這樣退了二十來公里。只剩下我們守在那裏。四周是田野，田野上就是德國鬼子。可是我們決不能往任何地方退，因為我們是西伯利亞人，宣過誓要做近衛軍人。當我們從托姆斯克上前綫的時候，就宣過這樣的誓了。德國鬼子用所有的坦克攻擊我們。他們就高興佔領車站。我們那一團原本是在主要方面。坦克不管從哪兒開出，必定要向我們攻過來。』

『往往覺得是這樣的，』那個人說，不知是譏諷，也不知是贊同。

『不，老弟，不是覺得這樣。我們那一團總是給佈置在最重要的地段上。突圍的時候，是誰在前面衝呢？還是我們。彼得·阿法納西耶維奇和反戰車射手們，軍校學生們一道，後面是師長和政委，同他們一道的還有教導營和工兵。再後面就是全師的人了。老弟，實際情況就是這樣的。斯切秦柯，你別和我爭論了，說到頭來，我是一個老兵，這兒的人我都知道。』

『和你有什麼可爭論的呢，』斯切秦柯噴着大縷大縷的烟說。『聽着你的話——就好像你在騎着一個歪歪斜斜的輪子。彎過來拐過去，拐過去彎過來，究竟要往哪兒走，你却不明白。我也說，像我們上校那樣的指揮官，是找不到第二個的。你既然是個老兵，那你說說看，他是哪一年入伍的？』

『一九一七年，』尼基弗羅夫很有把握地回答。

『這就是了，一九一七年！』斯切秦柯附和道。『他因為什麼獲得四枚「紅旗勳章」？因為

國內戰爭！因為卡斯托爾諾戰役，又給他申請一枚「列寧勳章」。多麼有才智的一個人！一位上校！可是犧牲了。派了什麼人來頂替他呢？一位少校。你瞧着吧：有經驗的指揮官們退伍了，要代替他們可不太容易。」

「我也說過，」尼基弗羅夫不肯讓步，「你不要單單注意他的領章。他雖說是個少校，可也不會給我們這一團丟臉。我在世上比你活的年歲久，看人看得透徹。」

「我並不是說新來的團長不好，」斯切秦柯已經是比较憂鬱地說。「也許他是個非常出色的指揮官。只是我們這一團不會再有那樣的榮譽了。你瞧着吧，會把四十三團或者四十七團調來接我們的防的。那兒的團長都是中校，他們從戰爭一開始就作戰。可是那時我們的少校據說還在軍事學院學習呢。老兄，書本上是一回事，實際作戰又是一回事。」

「把你的「喀秋莎」拿來吧，」尼基弗羅夫說，同時懶懶地把兩隻穿着白色氈靴的腳從床上放下來。

他拿起火石和紙吹，湊着亮光看看是否對準了，「接着就用火鏟靈活地打起來。紙吹立刻開始冒烟了。尼基弗羅夫吹吹它，免得火星熄滅，這就開始點着那根長長的烟捲。把「喀秋莎」放回原處，他又躺在自己的床上，蓋上軍大衣。

一直默默地坐在槍眼旁的卡里加諾夫，不慌不忙地說：

「瞧瞧，你們吵吵嚷嚷的把德國鬼子招惹來了。在我們的小屋裏是不能高聲說話的。」

『外面怎麼啦？』

尼基弗羅夫趕快從床上跳下來，伸手去拿靠在床頭旁的那枝步槍。

『三個人……或者是四個人……在鐵路路基那面爬呢。要準備手榴彈。』

斯切秦柯不情願地起身下床了，他原想跟同志繼續談話的。他用手摸摸手榴彈是不是擺得穩妥，又不知爲什麼碰了碰步槍槍門。蓋着軍大衣躺在床上海來是很舒服的。現在要想暖和暖和，可不是馬上辦得到的事情了。再說，吃過晚飯還得接卡里加諾夫的班。至於馬上就得開開掩蔽部的門，向鐵路綫爬去，跟德寇開火這些事，他真不願意去想。

『走吧，怎麼樣？』尼基弗羅夫說。

『走……』

但是他們還沒有來得及開開掩蔽部的門，卡里加諾夫就高興地喊道：

『已經打倒了一個！只翻了一個筋斗！這準是華西里·扎爾采夫把他揍掉的。呵……那邊又有一個倒下去了。噢，另外兩個就那樣爬走了！』

『這是扎爾采夫！』尼基弗羅夫帶着軍人的莊重神情附和道。『如果一連打倒兩個，那只能是他。這兒的什麼地方，靠近我們，有他的埋伏。結果，我們倒算是用吵嚷聲巧妙地把德國鬼子騙出來了。』

接着，他又堅定地補充道：

『怎麼樣，斯切秦柯，我們到崗哨上去吧。不然敵人又要打算鑽過來了。』

他把軍用雨衣推到一旁，把吱嘎發響的門開了個縫兒。手肘着地伏下身子，爬出門去，向左一轉，抹到掩蔽部的前面。這不是毫無根據的預防：從德國人那邊嗖嗖飛來幾顆子彈。尼基弗羅夫彎下腰，朝自己這邊後退了十來步，然後迅速爬過鐵路，伏在迫擊砲彈炸成的一個小坑裏。這裏的每一寸土地，他都很熟悉。有個時期，大約在一個月以前，這個掩蔽部是在我們的塹壕後面的。下了班的戰士們，常常輪流到這兒來烤火和睡覺。但在十月裏，德國人猛力進逼，佔領了整個瑪瑪耶夫崗，這個崗就在從崗坡下鋪過去的鐵路路基的那一邊。尼基弗羅夫、卡里加諾夫和斯切秦柯那時跟全營一道，在德國人的壓迫下退却下來，鑽到這個掩蔽部裏，進行還擊，用手榴彈抵抗。弄到後來，他們堅持在一個三角地帶的尖端上，被德國人兩面包圍着。團長格利秋克上校給他們三個人都發了『英勇獎章』，並命令繼續堅守掩蔽部。他們就這樣變成了一個小小的前哨警衛隊了。

繞過瑪瑪耶夫崗的鐵路路基，彷彿是在崗坡和右面高地之間的一道峽谷裏通了過去，那片高地上的荒野後面，就盤踞着德國人。荒野是在我們手裏的，那裏駐紮着營部。從工人住宅區半破壞的房屋裏，扯出了一條條彩綫，那是曳光彈。

『壞蛋們在朝我們的塹壕裏打，』尼基弗羅夫想道。

塹壕就在斜坡下面伸展着，在尼基弗羅夫後面一百步左右的地方。人們從那裏用機槍還擊

着。正在進行平常的對射。突然聽見漸漸響亮的鶴唳聲，彷彿是鶴羣飛來了。

『在用六筒迫擊砲射擊呢，』尼基弗羅夫不滿意地想道，同時緊緊地貼着地面伏下來。

他聽見了一下隆隆的響聲，烟氣的刺鼻臭味鑽到肺裏。四面黑了下來，彷彿黃昏立刻降臨了。

『在十五步處臥倒！』尼基弗羅夫習慣地作出估量。

斯切秦柯利用砲火的掩護，從掩蔽部裏跳出來，在尼基弗羅夫前面二十步的地方臥倒了。兩個人在將要落砲彈的地上伏下來監視着。

『他們在釘着一條塹壕打，』尼基弗羅夫低聲說。『這就是說，要打九發。』

他什麼都知道，也能夠讓自己和別人把什麼都弄清楚，這一點使他很高興。格利秋克上校任命他做掩蔽部警衛隊長，他很以這件事而自豪，儘管整個警衛隊只不過是三個人組成的。

果然不錯，打過第九下以後，砲擊結束了。烟氣的刺鼻臭味開始漸漸消散。有了新鮮的冷空氣的氣息。可惜不能升起爐子來，因為德國人看到烟肉冒出的火星一定要開火。

尼基弗羅夫又躺了一會兒，然後用胳膊肘撐起身，迅速跳過被砲彈炸爛的軌道，然後彎着腰向掩蔽部走去。斯切秦柯聽見了他的腳步聲，也開始向後爬。他們差不多是同時鑽進門裏。卡里加諾夫仍舊以那樣的姿勢坐在槍眼旁，好像從他單獨留下來的時候起，他連一次也沒有改變過這個姿勢。

『現在要安靜下來了，德國人要喝晚咖啡了！』尼基弗羅夫說。『我們也要吃晚飯了。』
『是從哪兒打的？』卡里加諾夫問，他並沒有轉過身來。『往哪兒打的？』

尼基弗羅夫摘下耳帽，用軍大衣袖子擦乾潮濕的眉頭，笑着說：

『往路上打呢！德國人蠢到什麼程度！他們明知道我們的陣地不在路上，可是每天傍晚都往那裏發砲彈。』

『斯大林格勒的土地接受了多少鋼鐵呀！』斯切秦柯慢吞吞地說道。『到重建城市的時候，一定會折斷很多鏟子呢！隨便哪裏，一掘——就是鐵！』

『他們是在打聯絡兵的主意……』卡里加諾夫說，一面把手套戴在凍僵的手上。『德國人知道，傍晚時候聯絡兵來往得更勤些。所以發狠了。』

尼基弗羅夫從牆上拿下一隻裝伏特加的鋼精瓶子和一個白鐵杯。掩蔽部裏已經黑了，可是尼基弗羅夫那個杯子的裏面有一道凹槽。他把大拇指伸下去，摸到凹槽，準確地按照這個標準來倒伏特加。

尼基弗羅夫倒了一份，把杯子遞給卡里加諾夫。那人把帽子朝後一推，喝乾了酒，慢慢地舐舐好久沒有刮過的嘴唇，並把杯子遞回來。接着，斯切秦柯也同樣不慌不忙、慢條斯理地喝了一份。尼基弗羅夫給自己倒了酒，但他覺得伏特加沒有碰到按在凹槽上的大拇指。他遺憾地想道：做隊長的可沒有倒夠標準！

『嗯，我們要……』

斯切秦柯從牆上拿下一個裝麵包乾的袋子，又從小櫥裏拿出盛着冷粥的鍋子，開始用軍大衣的衣邊擦湯匙。

『去吃晚飯吧，』尼基弗羅夫向卡里加諾夫喊道。『我暫時替你值班。』

卡里加諾夫走下來，伸個懶腰，舒舒坦坦地伸開發麻的四肢。

『把麵包乾泡泡才好呢，』斯切秦柯抱怨道。『我這口鋼牙還有別的用處哩，現在倒好像因為吃這些麵包乾吃得痛起來了！』

『可是我愛吃乾的，』卡里加諾夫不同意他的話。『乾麵包乾吃起來脆崩崩的。濕的呢——像泡酸的麵包末一樣。』

斯切秦柯沒有作聲。他狠狠地用牙齒啃着烘焦的老黃色麵包乾，舀起了滿滿一湯匙粥。

掩蔽部旁邊傳來了小心輕快的腳步聲。斯切秦柯和卡里加諾夫同時抓起步槍。

『誰？』

『自己人！』一個愉快的聲音從門外答道。

被某一個人的手抓住了的軍用雨衣，朝一邊擺動一下，掩蔽部裏進來一個不太高大的戰士，身上穿着帶有風帽的偽裝長袍，那風帽覆在耳帽上。

『士兵們好！』他粗聲粗氣地說，聲音裏發出一種還沒有變堅實的嗓音的調子。『喂，你們